春秋正辭

春秋正辭卷八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外辭第六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過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好內王貢也子之自成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昭往焉外之禁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之戎魯侯有膺王命曰征馴之則寧伯述是職惟在牽服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實近我職思其外莊僖以後蘖蘖流汏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二狄逼并冀

侵兹兗豫白狄在雍宣策初著别之以赤患其交互赤狄殲矣白狄衰矣交剛大原并之侅矣鮮虞所踞恒山之旁武衛不奮失其紀綱經世之志率彼陶唐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狠戾如兹國之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劣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印我實曰上邦伐郯之寇行父懼亡范燮致伐底寧東方倏而會吳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圉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不能楚虔主盟挈而稱人靦然人面蠡也去之句踐不艮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謀聘之交

俄一斥也任姧不卒乃卒喾也善及子孫三艮殉也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鷩爲客卽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己速父之從楚己果從楚人之伐許國之小人無朋蠻貊不行鄭九陰敗王師生居父爵晉之爲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恣荀范而不遏平公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焉國之也者無君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猶在瀕死之囚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

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末州伯何事矣東夷十一三人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舒爲荆耦邑別則散衆散爲弱淮之衛中國者楚實制之矣聖人遠慮父母之國以邸墓之在曲阜也羣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或則姓焉實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騖乎兼容并包也山

戎北戎譏遠畧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語怪力書

狄畧之書日詳之爲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僖公元年楚人侵鄭僖公二年楚人伐鄭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入僖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爲始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自以爲天子臣桓公爲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爲諸侯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楚不踰節矣自恃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

是乎楚恒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

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僖公十有一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有二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僖公十有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爲國

徐而人楚楚入僖之篇始稱人也君子美桓公之

功而嘆其服楚爲已僅皆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

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敗夷狄者然貶

之也曷爲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若楚則

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職楚楚
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
徐近我者也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
不能率徐失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爲楚而
伐莒則楚且侵我而潰莒莒彌近我者也安危關
我盛衰不能衛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爲楚役及
昭而徐且爲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
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
諱吳伐我則不諱據哀以録乎僖諸侯次匡大夫
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爲州

伯者宜柰何力能衛徐使不爲楚役則文王之法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 僖公二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迫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楚而從中國以見伐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小國恥受命于大國則盍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歷七十二君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僖公二十有五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褒之與進之與曰非也杞貶而後子楚伉而後子烏乎褒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變滅而子楚强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也不得過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文公三年秋楚人滅江文公四年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圍迫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槩此楚子也向

楚世子商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為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童昏且知其不可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使覺憂其已乎辭受取予義之大閑也賢士潔其身賢君潔其國

善人至則榮之不肖入則恥之賓主之辭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況儼然承其玉帛而廟受之牢禮委積膳獻饔食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商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强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爲賊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昉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其大夫以氏以濫刑志也終不譏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殺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微也商臣弒父與君而君于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非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再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所誅不志

肰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曰北面事之于兹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商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弑君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矧若商臣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逆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十年亦刑餘罪人之比幽胡爲其不可以討且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不可以待終日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爲故君賊新君比惟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

禰故君者在廟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絶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絶于兹十年矣得一絶焉爾絶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弑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誅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

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終不遷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不利沮天下之惡也不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卽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卽天下之人之心而衆著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爲利苟以爲利則弒之端也春秋使人

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桓子斯而絶之早也蔡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人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絶而惡見矣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盂則先宋而爵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于天下之故不書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騤畔中國

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為楚之徒也其為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弑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實斯侯之孫且曾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肩而立矣夫楚之為楚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犬姊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卒見于固與般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而約其修辭之法般之書弑既書蔡侯者三先之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弑既書楚子者三偶之者惟

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楚是親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也

春楚子伐麇文公十有一年

麇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麇何

以書麇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
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
何以稱子見麇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麇猶知
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二年

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玆戎
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
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
戎於潛何以書譏侯度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

掃庭內雜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剔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

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率服之其次戒之剔

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

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踰

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

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

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

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僖之篇盟乃有楚哀之篇盟卒不及吳會戎矣臨
復背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
曰見惡人元咎見之而亟於邾與宋焉得无咎則
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交有新故患有小
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
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舉旣廢
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
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大邦維屏之謂何日以
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
則豈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邾乎宿乎將滕

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 桓公二年

誣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既成宋亂無
所還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奰于中國
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嘗不易其地得
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稷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
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桓會皆月既莫不危之
矣迨唐而後致果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
公所欲爲無不從志舍爵策勲必于宗廟明神弗
獨伊可畏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行惟致

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祥禫時也

狄

狄滅温温子奔衛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婁林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匿怨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

且起師也以治始以亂終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秦人入鄀 文公五年

鄀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鄀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舍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矣春秋詳楚要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志秦也罕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玆入鄀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後見之也君子刪詩以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篇作則其志入鄀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鄀也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開地

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公十有五年

郷曰郳儀父今曰郳人不貴郳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郳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國曰朝矣

春秋正辭卷八終

春秋正辭卷九　　莊氏學　　

禁暴辭第七

亡國之墟存數可爲悼懼厲王大壞靡國不泯宣王
中興勞來還定僅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
以繼王迹還宗絕亂以撥書滅先兩自克治齊爲桀
桓公之初不滅其懸荆楚殘虐太甚不錄據近以書
猶濫筵蹟異復蹶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
宗盟相食痛絕衛文美異芊庶盡羅奮關曲沃兼翼
狠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衆暨偪陽聖心不臧
悲弱犯寡因謂安疆狄戎哀之矧在冠裳夔庸識之

況近我邢定哀之間小國卒亡滅爲善餘慨賤伯陽
亂姓曰滅悲乎鄀人貶在吳下賤其敗倫滅國一紀
侯大夫小人不加君子州公不復不能效死粱實魚
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不知其所
以失因其來而著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
取王封倍畔當誅剗滅國邢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
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曰
君若臣鄭伺有隙吳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咎怠
其閉修道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郛楚討則予貪
乃畧諸封陳退師進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恃衆甚

且久師圍邑邑殘圍國國癈圍小暴矣圍大勞矣伐國闘邑忿且驕矣圍國邑六王者受命命歸侵邑是日經畧封疆以帖牟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力屈日降威加日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鄣四十餘年齊惡已詳奚待季世乃識姜亡七病三艾不畜不得自以爲彊此可心惻降國邑八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焉聖人之心不寧惟是仁而已矣仁爲讓本以仁去利讓爲禮本以讓去爭禮爲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毋言去兵姑敎

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爲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盡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贖北棄秦晉南絶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卒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糜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皆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洪祖國天之命弗承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敗矣戰先敵者言戰宰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相敗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晉愈於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畧言敗不日著詐戰則日詳重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彼以禽獸擬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其目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削以人道哀之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為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抽劍斷鞅誰昔然矣襄十三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

如郜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有常無赦無所容於天下用人十四般非侯因虔以侯般必名并虔以名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異之於般則般實禽也不死社稷哀哉沈子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蔡之君其曷以終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善齊桓也衛新國也偪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備書因楚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弒國亡吳之惡也以吳子戰使蔡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絕古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侯陳侯爵以成之致

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喜改過也善未盡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目顯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存祀十七

滅國

夏齊人殲于遂莊公十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爾重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以爲無罪也齊之君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讐調人有明法焉王者遷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靡孑遺矣皆爲

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
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
人之死生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
則遂之名亡矣聖人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
則誅于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諱滅項其未有功
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可以爲
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
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
人之名苟有遂人之實則不可被以齊人之名必
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

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遂人遂人以譎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因以為遂人殺之且以為既柔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藏為文豈曰死者自取乎罪齊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者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有殲民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于大惡之罪約其文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讐也王者誅滅遂忘齊人以謝遂人誅殲民之君若臣以謝齊人

不學春秋蒙首惡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答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僖公十有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終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絕之罪也以功覆過王者有八議焉凡議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堯舜之道存焉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奐昭公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奐泄死之也何以目小人使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狎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以拒篡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奐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奐爲圖國忘死者教則愧以孔奐爲忘君事讐者戒則優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尚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保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亡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為三公以國繫官內曰釆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曷為本其意其意蓋先有所臧否焉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適我為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寔猶㙂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臧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安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誅辱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入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為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入國邑

夏五月莒人入向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莒我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秉州伯之敎爲天子奮武衛莒人入向我不克柔遠能邇見矣莒有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衛師入郕隱公五年

入爲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日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郕小國也衛大國也衆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

矣郕之爲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旣暴蔑之我必槁禬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鴈所爲作也小雅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逆時已反乎爾矣不日且不月酷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稱人賤之也日入虐甚矣郕微國也六年之中一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我之不與焉鄭無欲於郕以是爲齊志也入鄭伐戴則先宋伐宋入

郲則先齊釋怨鳩民之話焉在目暈帥師餘則皆晷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為公諱詐戰覆師斯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公十有一年

鄭與許偪幾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償取郜取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憯於志焉其力孳其實者次之日入許之社稷殆不血食矣

宋人入郜見前辭

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爲篤先治取邑聖人爲政內修七教必有三年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凡二百一十國以爲州悉明於天子之禁爲會州伯也莒州爲近有鄰衆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不忌我可以自省而強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方伯存杪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遏亂畧哉疾始取邑彼介疾而不知懼且以爲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咎數矣其何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邑之久宋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遂其欲宋之將是師者服上刑而其君爲大不仁矣鄭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棄之亦不得以無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録其不得已而服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備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 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鈎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爲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曾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 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桓公十有三年

孰爲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爲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乎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爲主則紀何以爲

是戰齊紀深讐也宋鄭之怨微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黨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爲人而已曰會奪內之爲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衛朔爲不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芃蘭所爲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衛朔爲不子矣古之爲師也必善致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廢則不可勝誅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

人敗則皆稱師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

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二年

何用見其佚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曰

絕齊侯所以誅郤克也郤克逞志于諸侯而不誅

則晉其狄矣若猶未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

是故與晉為善者不可以不誅郤克則何以絕齊

侯著郤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法也生

而辱不若死而榮身可辱也君與國為體不可辱

也是故奔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

歸者皆絶之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于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王法之所黜也不黜則謂之闒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於敗在國曰候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闒也縱也非所以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改立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覆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公十年秋

是遷戮也寶速禍矣戴微國也蔡人胡爲乎於斯爭尋常以盡其民爲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公十有九年

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個人之據晉人執虞公鄫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據蔡世子有國不亡則不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

其辭以詔復讎之義其子若臣不可使鄫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主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蔽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鄫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鄫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僖公三十有一年

齊桓之救衛衛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章衛天下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況其下乎復國存祀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昭公十有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侯接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爲

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嘗復陳
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虔爲君以陳
蔡言則虔君父之讐也陳人蔡人不可一日爲楚
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弒君之罪而凡陳
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人陳蔡之人而
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
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
曰爲名左傳陳蔡欲爲名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
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
也歸者順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犨櫟

而陳蔡復其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得盡其辭矣

許叔入於許桓公十有五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入者何篡辭也其曰許叔非篡辭也復國也復國則何以書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曰可復而復復而後請命以列於諸侯存亡國繼絕世此順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秋無奪辭天下歸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不為許于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為許也許叔入而後為許者五廟僅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

書歸以爲非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叔是以褒之誅鄭伯之專取王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社稷夙興夜處以求復之十五年毋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其志也故難之也

春秋正辭卷九終

春秋正辭卷十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誅亂辭第八

毀則爲賊辭必問實被之空言曷謂天罰晉有良史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鄭乃黨賊賊乃據國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子非人何殊內外賤窮諸盜閽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聾瞑驅群執政趙盾比也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楚哀世察獄所歸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其所由畏而奉之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

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爲賢其死可卹自外曰戕
舉國讐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史不書賊其罪殺之
聖人作經以治有司弒一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謂
之簒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
如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爲體繼體
則皆爲之後是故無父命曰簒無君命曰簒不爲之
後曰簒昆弟爭國曰簒因賊臣曰簒殺君之子曰簒
雖討賊亦曰簒討賊正而大夫專立之曰簒出奔而
復入曰簒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子乃微見
之因事則見之宋桓曾信僅得免焉簒一天子廢之

奔不即罪誅絕三出而歸者絕之於其國而不誅也
盜國然後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
不順善其弗克曰衛世子婉而不絕不順之實亦無
隱焉納子五諭教可不登乎不推恩之禍如此乎鍼
如二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母不犯王禁逐世子母弟
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孰若此子乎君父也非有誅絕
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
其終而後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
墓門作諷初亡以此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曰專
殺外曰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之殺大夫九放煩近

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賊淸人則
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目崔氏世卿亂本意
諸表官死位自泯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
有指也逃軍不出責軍乃出輕重白矣會不少須出
入已速恃晉之力遂不祿祿奔固可怒何不自恃讐
國不適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不志出者嘉其歸矣
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旣出旣歸必有自焉苟非大國
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戾焉大夫歸十二初僅在
已繼乃在國速以日計久且歲計衆莫如辰易莫如
欒志在求食書名乃章會則爲諱善由子臧逃濁之

殺衛宣行地救人十三攻難之士賤之曰盜厚養死

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侯之孽莫之傳者微

而函不識也盜十四

弒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隱公四年春二月

曷爲不稱公子絕也子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無服況弒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則其絕之何正大法也春秋撥亂而作弒君之獄始于此斥州吁書賊辭也以國氏當國也目其君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侯之法

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
歸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絶而罪
惡見春秋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
辭以誅之自宋人弑其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四年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爵
何正其名以惡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翬國賊也而黨賊故
曰可誅師衆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

四國再伐也宋乞師不書蔽罪于翬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則地於濮非譏衛人之失賊子陳人之得賊也于之討則不日執之不以石碏主之人得討之之辭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之久矣其月何詳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二年

春王正月伐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公

不當國督曷爲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

矣自以弑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絕則不言及春秋以君及大夫者三尚其從君死也公羊子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以附庸繫月於王而不闕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日論也春秋以爲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仇牧也若左

氏所傳則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誣矣獲罪聖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罪則絕其曰公侯伯何義不爲公諱而公爲志焉則無爲貶諸侯也其不曰及著同惡也春秋誅亂賊明白未有如此辭者也自州吁伏罪以迄於茲內則桓也外則督也不誅而享之矣君子於內必志而曠於外則懲惡而已矣督之亂獄不可同于衆罪之辭著其始以律其後書曰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顯其誅也他皆比類以從

事謂之士之八成在九刑不忘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見丙辭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莊公八年

諸兒戕魯侯抗王命鳥獸之行惡加于萬民罪乃應誅絶焉其目無知以弑何無知居臣子之節可以義去不可以利處況敢以利奪乎是賊而已矣不稱公孫絶也

春齊人殺無知莊公九年

孰殺之雍廩殺之雍廩以報其虐其以討賊之辭予之何不逆詐廢正法也不地在內也不月畧之

也畧之何也以爲未足乎討也未足乎討而亟予之人得討之之義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此書弑矣義不爲隱曰楚惡內也賊討可以楚國讐則我不可以會塟其日謹之也此書弑矣而何隱之有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莊公十有二年

不稱族絶也及仇牧何以書公羊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賊不復見焉何以書出奔惡受賊也宋卒討之不書蔽罪于陳也然則何以不書甍以不書討故不書甍畧輕以明重也以宋之臣子功不足乎揚而亦不逮乎絕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九年

不月不正也公羊子曰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之君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公十年

國人不予則國人亦不君也其稱君何里克之君

也里克中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
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克始
不去族大夫强也弒君而衆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

公羊子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
之惠公之大夫也殺之矣其日惠公之大夫何奚
齊卓子之弒也夷吾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
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大夫歸獄于夷吾
也奚子卓子以尊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其位則

歸獄焉何也已忘其君父以千乘爲利因賊臣而立焉雖有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入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僖公十有一年

鄭父丕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以不書葬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葬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

其志顓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拯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 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弑而代之也稱公子公子強也不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目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有六年

稱人以弒舉衆之辭則罪曷在日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在也曷爲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爲徒死何也受賊言矣荀息何以書及弒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束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不序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貶代宋者大

夫也則曷爲貶諸侯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而
罪其父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弒
不稱盜罪商人也其日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弒其君庶其 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弒何微國也此世子弒君也曷不稱世子
非世子也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
不書賊則罪曷在曰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
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目莒僕而不稱其

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弑則可國人僕則不可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不窮春秋之道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宣公二年

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修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公四年

謀弒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宋有無君之心於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職也不誅而聽焉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曰非也不復見辭與親弒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伐未有書名者書衛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人

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宣公十年五月

徵舒不强也曷為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君有罪焉曰何必陳靈公凡弑君皆然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君父乎曰康誥曰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固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適於春秋之義者必附篡弒之誅死罪之名皆討賊失靈公不得為無罪也著其族著靈公所由弒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宣公十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也病晉則其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予之也此

入而殺也則先書殺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爲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宣公十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隱可以葬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成公十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弑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衆也以

異于枅日也其日何詳之也周不書入義不繫乎

入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公子騑弒之曷爲不

言弒以疾赴也以疾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

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宋公佐

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日如會何致

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

氏加乎中國之君也以疾赴則從史也非弗諱也其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不可知何曰不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去其族而後有不去其族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而後有稱國有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諱也而後有不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盡其尊親之辭也書閽書盜賤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然則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則

在正卿主其名殁其賊則在主者史不書賊則非有史官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非有司者也以史法議春秋是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禁其僭也

夏葬鄭僖公 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楚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公二十有五年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言伐也曷爲不言伐齊崔杼弒君諸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弒而舍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言伐也諸侯盟于扈不序不能平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大夫恒稱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爲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襄公二十有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弒也剽

不正其日何也剽以辛卯弑衎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弑復也衎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爲宗廟社稷主殖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臣剽而貳衎奉衎以辭剽之爲君書曰弑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此復正也曷爲以弑君之獄歸焉喜爲衎而弑也

衎剽之君也剽非衎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衎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弒君也君子以是爲匹夫也不以弒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衎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戌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 襄公二十有八年

此受賊也曰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慶封之爲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討其罪逐之也

閽弑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畧之也 公羊子曰閽門者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齒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罔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爲偏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共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爲之變世子弑君則無變至是而天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爲貶大夫

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爲皆無臣子也內大夫
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襄公三十有一年
此庶子弑其君也則舉衆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
之辭則展輿與如國人也君子以爲不可其曰人何
見展輿之有徒衆也
秋莒展輿出奔吳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
疾而奔展輿蔽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
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寧不盡其辭也莒僕

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弑其君也何以書卒爲中國諱也楚圍弑君則曷爲爲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弑其君立乎位則舉中國往會之我又朝焉弑君之賊未有如虔者也會天下大故公行國之大事不可以莫之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之弑存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弑也虔封也般也虔也春秋辭一也見虔之爲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乎也卒何以書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弑雖不書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已不繫君之存亡有閒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之也辭不殆于賊乎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予討也諸侯在是而辭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殺乎賊也殺齊慶封何以書慶封之賊而書不責楚虔而賤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然後著非以其誘中國與曰非也雖不以誘不利其國虔固不得討也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并棄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曾般也而中國之與春秋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於不可正加一辭焉而弒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其曰何謹之也其地何謹之也以別於討賊之辭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曰世子何般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爲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曰世子般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

十有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比不弒也此見以比之歸弒也比因人亂而爲之主故加弒焉于乾谿令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

比反則虔弑比夫始以臣事虔也其以君比何比有利心焉出則不聞正虔之罪也反則有間于虔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畧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予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也不去公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著以公子爭也并免比之罪辭與曰比立乎位矣非虔加之也

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楚曰楚生者事也般也誅廬不可以有蔡廬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楚其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不咨于禮不詢于衆廬于是有蔡于是楚靈公絕靈公者不得不絕廬者靈公之楚明廬之不得有蔡也然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廬則莫主蔡是蔡絕也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昭公十有九年

其日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弑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弑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柰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盾弑者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累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

以兇焉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日吳夷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弒其君比定公十有三年冬

其日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亂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弒焉不終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日何異蔡于吳異君于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于討也曷爲不于不均也辰也出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六年 哀公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弑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陽生寄也蔽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哀公十年

此齊人弑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弑齊因伐而弑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弑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弑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衛侯遬善晉士匄

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于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弑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國無諱也罪無所歸治齊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微之也此非恒喪也曷為如恒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微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弑見矣

塟齊悼公

不日慢塟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著者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宣公十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罪邾人也子鄫以鄫爲無臣子也鄫未有書卒者人戕其君不可以鄫不志也

篡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隱公四年

納入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

於衛人晉之爲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寧無事亦畧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者著之已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佗 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佗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爲陳君也春秋兩下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爲陳君也然則曷爲不言弑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

子免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佗以立躍其稱蔡人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其誓于天子與未誓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誓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誓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倫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

隱之也踰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踰滅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賤而踰忍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桓公十有一年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見其篡矣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何以不言祭仲立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焉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之鈞也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鄭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

弱見矣宋稱人執大夫之恒辭也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衛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日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葢稱子也而不稱子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彼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而不降之在畎畝乎不待貶矣

誅絕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矣曾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曰出奔蔡不書其出之之者大夫惡得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言爲君者也忽爲王所援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絶也侯亦當絶又況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飭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絶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

乎爲君矣成乎爲篡不待入于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旦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有八年

此納子昭于齊曷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誓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

以力正之齊之衆衆立之國篡也衆弗立而假他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曷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已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褒之恃其力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亦無嫡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矧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嫡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戸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

奄尹庖隷之人介宮闈階闥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虧之命焉在矣無虧矯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戸而忍君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賤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比而求立焉則賤乎賤者也無虧當誅則子昭宜立孰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人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救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倘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輒不可以莫之志也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即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聵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聵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輒不宜立而衛竟立輒則蒯聵之不誅

竟不可誅輒誠安其臣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蒯聵殆無罪矣立輒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輒天下稱順焉子臧賢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輒也有千乘之國而白蒯聵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輒非人也立不爲父獨以爲已其心以爲父自得罪已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肯盡知之文而不憖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尙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則輒之當誅亟焉輒誠已誅又焉用志罔戚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

不志志圖成聖人之誅蒯也且正蒯聵之不釋罪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將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毋問其不喻也喻又可赦乎曰衛之君毋存赦蒯聵則赦矣且既立輙則既赦蒯聵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洗考之不善輙能子矣蒯聵何俟于赦不幸熒惑者衆以利害刼輙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諭而吾夫子始去衛矣反魯作春秋具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確有可不成之幾而禮

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稱鄭伯見克之爲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及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鄢不死于鄢不死于鄢則曷曰殺之于鄢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重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目君傷其天性也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

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忍人一端失所以教否不然迹逆不復還斷不復續是故遭人倫之變者必引咎爲過于天下後世而周公且曰有過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世子不誓于天子也不誓于天子則公

子而已矣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

之陳侯失君兄之道矣溺之卒如何辭正乎其弱
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貳也人
俄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
孰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若正乃其終之
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如恒
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
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禮曰母弟
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
人莫不致卑伏焉招不得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
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烏乎可繫世子于陳

則尊著矣不稱殺辟成尊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于今幾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討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僖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名也曷爲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爲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爲以聘爲卿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可不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爲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爲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爲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

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
爲不義不足録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爲君造其
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録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
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爲重矣曷爲重
之爲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寧儀行父殺
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內弗受也以
陳之人爲不可受也與乎弒則言奔以見賊不與
乎弒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寧儀行父不言奔
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納之
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內也雖然周宮之法

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加以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罪公孫寧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衆著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微不以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爲賊國皐陶所以必誅而不赦也弑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楚之討以正弑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萬

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聖人莫能脩之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有四年

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爲稱國以殺加恒辭然不予殺也盟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爲譏在專殺爾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爲言衛人救陳前此矣見孔達所爲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前此矣見孔達之爲晉人殺也殺無

罪以說于人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夫者以為非晉之所得殺也猶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以移公不去甚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昭公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為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為悅不能以弛其親為已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為已之過不曰已不與

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毋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將至則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赦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人也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皙之惡成矣非以僭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

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宋人殺其大夫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刼弑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于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言殺其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弑其君也然則

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

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

父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弒君

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

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

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

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

皆繫時不繫月曷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

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臣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弑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曰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弑其君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絕鄭于衛元

咺不可以絕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
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咺當誅非成公所得
誅且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而後歸云
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
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絕則瑕宜爲君者也
宗廟社稷君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
子絕鄭而不命衛有君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
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
衆固瑕見已之宜立而卽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
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

爲未嘗立也未嘗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
春秋爲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惡賢而諱之
瑕宜爲君以元咺及之何微其分而著其故也咺
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
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爲利
則宜爲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爲君者益危讓且不
危況其郎之乎子臧宜爲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爲
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
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次也叔武
宜爲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爲君不能讓而亦殺

夫見人之宜爲君而勸其卽之見人之宜爲君而譏其不卽之吾以爲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襄公二十有三年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殺之曷爲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爲君命奈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

於其臣其民不聽其令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凡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汚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責其君所以全其爲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志乎爲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

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爲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人之爲得臣也誅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曰殺何不于死也楚之人猶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爲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爲功所以昭戎經也惟奔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罰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于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禁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託王誅辭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十有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爲無罪奈何君責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問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良臣不諉過于下而况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爲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喪讒賊之口則以爲其君殺之也

楚殺其大夫曷爲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衛獄無敢專殺行人達之以聽

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鎮番欲讞者聽之不欲兆寃然而父兄不幸幼孤爲奴係纍而號泣象胥傳命有濫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微中國不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爲濫刑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治夷狄則夷狄昨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不志專殺而志濫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

以氏公子于楚有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襄公四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夫以求諸侯者惟楚子審爾貴戚若此疏且賤者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斯楚之所以敗于吳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乎追舒之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爲故而已矣志之以詔人君之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無罪也以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十有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以其疑殺之也刑人者與衆棄之不以一人之信

殺之也況以一人之疑殺之乎一人疑則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昭公二十有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子居之殺無罪也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軫之世郤宛之殺居殺之也然則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重郤宛也其殺郤宛奈何郤宛楚之良大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親受無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爲居即世軫即位已奮其詐謀殺郤宛如反手楚國莫不

盡焉郤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罷而能以殺則以爲居之殺之也曰嘻讒臣既迫易世矣其若探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奔世子焉不志殺世子傳焉不志居也沒而殺郤宛焉則志重郤宛也郤宛之爲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郤宛死國人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郤宛也賢于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譏乎曰譏何譏爾譏有讒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已殺之可乎

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奚其待夫譏人之誅大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𢡃也譏吁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 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戍而潰戮

民也師遺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嘉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干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云何矣故曰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錄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冤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

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飽之黨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見外辭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襄公二十有六年

孰叛叛衛侯衎也衎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

臣之辭也衎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

出衎而立剽立剽而辭衎之爲君林父志也書曰

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畀林父也

春秋正辭卷十 經

春秋正辭卷十一　　莊氏學　　

傳疑辭弟九

至聖有作必傳疑然乃信傳闕不敢筆綴斬之謹耳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美不美者不明則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策書聖人據已所見錄祖之所逮聞會史從赴告聖人從史文不從則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制義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主義惟聖人主之左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明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我有持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逮桓莊而紀卒亡聖人之所哀矜也慮內事外雖勤奚益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春秋正辭卷十一 終

春秋舉例一卷

莊氏學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公羊隱七年滕侯卒傳

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體君稱卽位繼弒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竊謂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子卒不日以

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一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畧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書塟篡不明去塟嫌也篡明者書塟不嫌也篡已

明而不書葬重于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矣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于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縠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

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黒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公羊傳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也 公羊僖五年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公羊哀三年桓僖宮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盟郚不書城郚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惡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戕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公羊昭元年會虢傳

稱謂丙弒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擇其重者而譏焉 公羊莊四年狩禚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叙以大異之

貶必于其重者 公羊僖元年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側公子叔孫得臣卒卒
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
篇不稱公子以其見于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
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　公羊隱二年　四年傳

竊謂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
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
臨之而後貶　亦所謂于　其重者　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王再不稱天以大異之
著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

春秋要指一卷

莊氏學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

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

人不忍僻其所大不可而後曰其所常不忍常不可

也聖人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

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

所書知所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

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

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晉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

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

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徐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并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日先後叙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於一公之策書者有屢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徵乃志之徵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畧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炎表大辰其他則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

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爾

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之志惟宋爾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

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

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

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

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

有志朝者雖然嘗書齊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楚鄭

伯拜盟齊侯來逆共姬皆見於傳爵有禘樂賓祭用

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益有之矣春

秋不書也叔弓晉楚書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
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書如吳者非不
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郲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
如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常不
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
所表也舍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
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
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
然則郲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
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爲大事爲人君父言之則

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爲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爲忠孝之至矣

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槩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

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賛一辭

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也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戚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尤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予之與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竊謂苟與乎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丕鄭父衛獻公之殺甯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爲大逆則楚子虔之殺蔡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雖殺之如南宮長萬公子慶父不書殺因不書楚不足予乎其討賊也苟於其在位而殺之以自爲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

之爲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弑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弑
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
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
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
也雖于義不純雍廩報其虐而不以爲出于私楚子
入陳而不以爲肆其詐卽以蔡人之欲立其出爭正
辭之爲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衛人誠討
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
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
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

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葬疑若加以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尙能出己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予也予之而辭有詳畧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子游見其善我則以褒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

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寧第不子哉虔也棄疾也敖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衎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衆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

夫者不寻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脩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簒公羊子之義衞人立晉簒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姦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衞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衞人然而晉之爲簒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人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簒者希矣

然而安寧無事亦畧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其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即乎其位則弒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即之亦弒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而入其國即其位不宜立因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其弗克納而納者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故也討賊之義大矣

不討賊之罪重矣齊侯元不討商人之賊鄭伯堅不討夷之賊晉侯周不討州蒲之賊鄭伯嘉不討髡頑之賊齊侯杵臼不討光之賊皆視此矣與聞乎故而即于其位宋公鮑是也杵臼之賊非他人實鮑也殺其君之子而即之齊侯潘是也文不見乎春秋則不書葬以見之子叔姬為昭公夫人魯不會其葬哉知聖人削之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即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簒也曹伯負芻是也書執以見其簒書歸自京師以見子臧宜立而能讓國則以曹伯為宜歸也歸莫善于歸自京師矣先君以道終已不當

立而入其國即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簒也晉侯重耳是也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主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人于簒也納而弗克納者捷菑是也著晉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而不書晉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大夫其可以專廢置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避之也先君不以道終國無君已不宜立而入其國即其位則書入齊小白是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子

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爲是兄弟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已不宜立而即之陳侯躍是也篡也則不書葬以見之春秋不以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義亦不以蔡人旣克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而不相悖不能爲先君討賊已雖宜立而入其國即其位而逆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莒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莒去疾爲無恩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有罪焉爾以爲會不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去疾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弒也篡也逐君之子而立

爲君突歸于鄭篡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則名之見
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蔡仲也罪蔡仲也何以
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
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爲能納之故書曰宋人執鄭祭
仲突歸于鄭見二罪之鈞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
也而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
既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也左氏曰
公傒曰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
世子君在稱世子既葬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
君之微也宜爲君而自喪之逐一君立一君成乎爲

君者蔡侯東國是也篡也不書葬以見之一　君出一
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
不即乎其位衛叔武是也書曰衛子以天子之命立
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
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有君以已之
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即其位弑其君齊陽生是也
書入不書弑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
而以殺言者遂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弑者斷其罪
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
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荼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

爲能授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已實夫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弑爲陽生之弑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弑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宜有君因國人送已而求入焉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逆者之罪于先蔑而不罪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謀國不臧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主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殃晉民而已而專廢置

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覆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况君子之于趙盾乎

春秋要指終